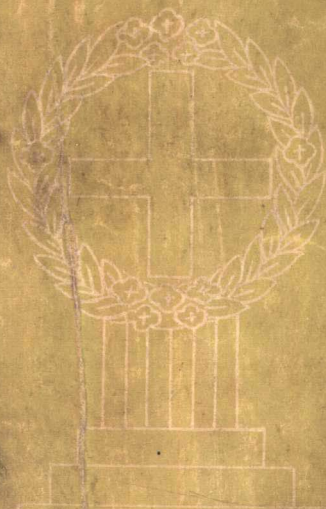


托爾斯泰

屠沃持麗克與埃韻
譯靈妮海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馥埃奧克麗特沃原著
海妮重譯

托
爾
斯
泰
之
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托爾斯泰之死

◆(85144·1)

原著者	俄埃奧克麗特沃
日譯者	八住利雄
重譯者	海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二號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1939年10月初版
1950年10月3版

基價19元

原序

瓦爾沃拉·廢海綺羅沃涅·馥埃奧克麗特沃·璞萊娃的這部日記，是在亞斯奈雅·樸麗亞從一九一〇年六月起至十月止的期間中所寫的；對於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的傳記，牠提供了最重要的材料。這部日記，帶着非常的詳盡性，在裏面描寫着托爾斯泰全生命最後幾個月間的無從擺脫的境遇。這部日記，把托爾斯泰自己，從他對於家人的情感中，所寫的，關於亞斯奈雅的生活中，使他痛苦而且不料竟使他長逝的種種事故的那些太于簡單了的，太于概括了的，而且有時是太于缺乏了的筆記和日記一類東西，毫無遺漏地都給說明了。

馥埃奧克麗特沃於一九〇七年到托爾斯泰夫人這兒來做書記。因于她的工作的性質，她成了和夫人最接近的一個人。她是托爾斯泰從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即和夫人結婚之日開始至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即超脫了亞斯奈雅的牢獄，而步上新的道路的死亡時為止的那一齣生命的悲劇的目擊者；在某種程度內，她是參加在這齣悲劇中的局內人。

我編纂着馥埃奧克麗特沃的這部日記，同時，不止一次地，根據了保存着的各種文獻，證明了她的日記有着十分的正確性。例如七月二十六日馥埃奧克麗特沃所記安薇·萊奧維基·托爾斯泰的狂暴的言語，在同日他所寫給達齊亞耐·萊奧沃涅·斯豪蒂娜的那封信，現在尚保存着的信裏，得到全盤的證明；八月三日托爾斯泰所說關於巴絲克爾的話，差不多和托爾斯泰同日所寫于日記裏的話完全相同；在托爾斯泰寫信給莫德這件事情裏，夫人說她恨着托爾斯泰的那些話，和夫人同日的日記裏所寫也大略一致。

因此，根據現在殘存着的各種資料，馥埃奧克麗特沃的這部日記的文獻上的價值，是能完全證實的。

葛賽甫

譯者的序言

這部日記，是托爾斯泰家庭書記馥埃奧克麗特沃女士的手錄。去年（一九三六）春天纔開始在莫斯科出版。關於馥埃奧克麗特沃女士在托爾斯泰的悲劇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她的這部日記，對於托爾斯泰研究的文獻上的價值，本書的原序者托宅祕書葛賽甫氏已經明確的介紹了。在托爾斯泰的藝術與思想獲得新評價的今日，譯者把牠提供于國內的托爾斯泰研究者，文學史家，以及對於托爾斯泰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生活抱有興味的一般人們。

托爾斯泰之死，是托爾斯泰的悲劇的一個最高潮。假如人間最大的悲劇是發生在人們的意志及其衝突的因素上，則托爾斯泰的這齣悲劇，引用葛賽甫氏的話是從結婚起以至于死亡為止的全生命上的悲劇，是這種性質的悲劇的一個例示；其間，一個主動的意志力，無疑，是托爾斯泰的理想主義的宗教觀與人生觀，而托爾斯泰夫人的功利主義的，現實的乃至近于庸俗的生活態度，則代表一個反動的意志力。結婚與家庭把這兩種衝突的意志力維繫在一種難于分解而不得不

促使衝突激化的關係中，一方面，結婚前的愛情，也痛苦地把這種關係陷于不可拔的地步。

這齣悲劇進展到本書的範圍，亦即進展到托爾斯泰之死的最高潮的一幕時，出現在這一幕中的主角，除了托氏夫婦以外，還有一位托爾斯泰主義者，或托爾斯泰的好朋友契爾特考夫；主要的配角則有托爾斯泰的幼女莎夏，以及本書的作者馥埃奧克麗特沃女士。在這一幕的中心故事的進展，是環繞在托爾斯泰的版權問題上兩種意志力衝突的激烈展開。

事實，托爾斯泰在一八九一年俄羅斯消息報上發表過一篇願意放棄一八八一年以後的著作權的信件；在一九一〇年，和契爾特考夫一班人商酌的結果，偷偷地在亞斯奈雅的樹林中把遺囑寫成，在那篇遺囑裏表示他不把包括一八八一年以前保存于夫人處的全部版權遺給承繼人而將提供公用。這篇遺囑是祕密保存着的；連記載着和遺囑有關事項的私人日記，因為避免夫人的竊閱，也保存在契爾特考夫那裏。

但是，托爾斯泰的全部版權同時是一個高額的價格，例如當時的書店就有願意用一百萬盧布來購買牠的（見本書九月十六日）。托爾斯泰夫人爲了子孫們的生活，希圖把托爾斯泰的版

權亦即是一個高額的價值贏爲己有，而不願托爾斯泰把牠公開。這裏就現出兩個基本的對立的意志：當于托爾斯泰夫人偶然從托爾斯泰的長靴中發現了部分的日記，以及那裏面所記關於遺囑的話，她寫給托爾斯泰一封激烈的信，有這樣的話：

『你所反對所否定的政府機關，將要藉了法律的名義，從你的承繼人身上奪去了最後的一片麵包，把牠分給那些肥滿的，有錢的書店老板，和那些流氓騙子吧？那時，托爾斯泰的子孫們，因了托爾斯泰的錯誤的虛榮觀念，亦將不得不餓死了吧？』（十月十四日）

但是托爾斯泰卻說：

『我已經把我全部所有的都給了你去處置了；如今，還要我把我所寫的東西給與子孫們，這是罪惡的。』（七月二十五日）

于是夫人在她的目的下，她要破壞托爾斯泰的遺囑，要取得托爾斯泰的晚年的日記；爲了契爾特考夫的『同謀』而且爲了他是托爾斯泰的部分的著作，及晚年日記的保存者，她不擇手段地要割斷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友誼。在這些事實的表現上，形成了一位暴躁的，偏窄的，歇斯

迭里的，乃至是殘酷的老婦人的典型。

托爾斯泰夫人的這種暴躁性和歇斯迭里的性質，在對於契爾特考夫的衝突上，最表現得刻骨。例如，在六月三十日，契爾特考夫照例地來到托氏的家庭，在托爾斯泰的書房裏談着話，這時——

『夫人聽見契爾特考夫的聲音，忽然把門打開，湊過耳躲去聽。接着又奔跑到她自己的屋裏去，脫掉鞋，點起腳尖來走到露台邊（托爾斯泰的書房前），把身體貼着牆，就在窗戶口……後來，急匆匆地走進正廳，從那兒穿過客廳，把書房的門猛然推開，嚷起來：「什麼我都聽見了！今天，烏拉幾米爾（契爾特考夫）——」……』

像這樣的場面是不斷地發生着的。可是，假如把托爾斯泰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衝突，僅僅用托爾斯泰夫人的功利主義去解釋似乎還不夠，因為在這部日記中尚不斷地有着關於托爾斯泰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的情感上的波動的微細的描寫。例如有一天的晚上——

『在客廳裏大家喝着茶，一邊談着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最近一篇關於自殺的論文……夫人也來參加在一起，挨近萊甫·尼古拉維基坐了下來。契爾特考夫坐

在萊甫·尼古拉維基的緊對面。可是，從夫人的臉色上看來，她並不會在那兒聽；而且周身微微的發抖……她突然立了起來，椅子碰得很響，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和契爾特考夫坐得那末接近，是令人不快的；仰起頭，漲紅了臉，急匆匆地走出去了。（七月五日）

托爾斯泰夫人親口說：

『萊甫·尼古拉維基愛了那個傢伙，把我忘掉了……（他們）會面的時候，是怎麼一種情形啦？緊緊地摟抱着呢！』（九月十四日）

又說：

『若是跟一個別的女人愛起來，那倒猶可說，至少，那樣我也好去跟什麼男人講講愛。你們以為崇拜我的男子沒有了嗎？』（九月十四日）

一位六十六歲的老婦人，對於一位八十二歲的丈夫的一個男朋友的這一類近于妬嫉的情感，是令人奇怪的。（事實，奇怪的尚不止此，讀者看八月三日的日記吧。）也正因為太奇怪了，托宅的家人纔疑心夫人的這種情感作用，僅僅是爲了要達到她的功利主義的目的的一種手段而

已。

相對於夫人的這種歇斯迭里的不擇手段的襲擊，在這部日記裏現出托爾斯泰是一位無抵抗主義的，唯愛主義的，忍耐，沈默而且帶點感傷性的托爾斯泰主義的實際典型。他『對着夫人，始終表示着極細膩，極溫柔，極關切的態度……他在夫人前連一聲不好都不曾說，僅僅是求恕，安慰，並且表示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愛情。』（六月二十三）例如，有一次，當夫人向他酷虐地追索着日記時，『只聽他帶着像哭一般的顫動的聲音，說：『無論什麼時候，我都會向你跪着，流着眼淚，求你的安靜的。我沒有什麼說的，我也沒有什麼怨恨。』（六月二十六日）又如，七月九日，當托爾斯泰的女兒莎夏痛恨她母親的無理，想向托爾斯泰吐出她的不平，這時，日記裏有着下面一段戲劇意味底對話：

『托（對本書作者）為什麼又帶着苦惱的臉孔望着莎夏呢？在吃飯的時候你就帶着苦惱的臉望着莎夏的。我看見了。

作者（笑）我並不會帶着苦惱的臉看她。

托 嘿，笑吧。要笑纔好！

莎 爸爸，我是有許多話願意和你說的。可是，還是不說吧，因為今天只會說出不應該說的話呢。

托 啊，好吧。不要說吧。你看，我也是什麼都不說的。」

在這裏，托爾斯泰的個性和風格，活現在讀者的腦海中。

不管托爾斯泰如何的無抵抗與容忍，不管托爾斯泰夫人如何的堅執，酷虐，不擇手段，悲劇的基本因素並不會消滅；托爾斯泰的版權始終不會給與夫人，遺囑裏始終維持着版權公開的意志；雖則晚年的日記從契爾特考夫那兒拿了回來，但是隨手又用了托爾斯泰的名義存進銀行去了。夫人爭取到的只是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面會的斷絕。無疑，當于衝突的基本因素不會消滅，縱使托爾斯泰和契爾特考夫的面會中斷，托爾斯泰的悲劇仍舊繼續地逐步發展到牠的最高潮。這本書裏，關於舉世習悉的托爾斯泰的出走，因為作者是參加在這一場面的主要角色，所以描寫得特別動人。

『……莎夏把臥室的門開開，是萊甫·尼古拉維基。他手裏拿着蠟燭，燭光照耀着他臉孔上的光輝而堅決的顏色。他說：「我馬上就要走了。今夜的這一夜，盛滿了的」一杯水，終于淌了出來了。……』（十月二十七日）

接着，她詳細地描寫到如何在黑夜中整理行李，如何輕輕地走出花園，如何地托爾斯泰的馬車在微弱的炬光中消滅了。

接着，這書裏還詳盡地描寫到托爾斯泰出走以後的家庭間的大紛亂，及托爾斯泰夫人的自殺與援救。終于，在托爾斯泰夫人趕到阿斯塔保沃車站，被醫生允許去見到托爾斯泰時，托爾斯泰已經氣絕了。托爾斯泰夫人「伏在屍身上輕輕地訴著愛情，求他的饒恕。然而死者已經不能復蘇！」于是托爾斯泰的悲劇的幕徐徐下垂了。有如托氏的長女達齊亞耐所說：「除非是任何一個人的生理上的衝突力失去了，死了，那末這種痛苦的纏結是不會解除的」（七月十三日）

這部日記，雖然是陸續的記事，但關於事實的進展，個性的描摹，背景的烘托，都是用着一種藝術家的手腕在操縱着的。我們不僅僅能從這裏看出托爾斯泰的私人生活，他家庭間的事故，而且

常常能從這裏看見當時社會的片斷，常常能接觸到大革命以前俄羅斯的憂鬱的氛圍。
這部日記裏，常常有着關於重要事實的放大的描寫，也常常有着許多短簡的，細膩的，幽默的
小穿插。例不勝舉，希望讀者自己去發現了。

總之，這一部書，不僅僅是一部史料，而且牠的本身就是一部藝術。

海妮

一九三七，五，二十。

于東京

托爾斯泰之死

六月二十四日（一九一〇年，於亞斯耐雅·樸麗亞涅。）

萊甫·尼古拉維基（托爾斯泰）已經于六月十二日和莎夏一起到契爾特考夫，那兒去了。夫人對於這一度的旅行，曾用反對的態度去加以阻止，可是萊甫·尼古拉維基固執地抱着啓程的決心。

萊甫·尼古拉維基出門之後，夫人的神氣劇變。因為契爾特考夫以沒有另外的房子做口實而不招待她和萊甫·尼古拉維基一同去，夫人對於契爾特考夫還劇烈地憤恨着。可是，所以不招待夫人的緣故，却有着更重大的原因。

爲首的是契爾特考夫，還有萊甫·尼古拉維基的其餘的朋友們，都勸萊甫·尼古拉維基避開夫人的不斷的興奮狀態，換一個靜靜的和平的環境以便照常工作，勸他獨自地離開亞斯耐雅·樸麗亞涅。除此之外比較更重要的則因為萊甫·尼古拉維基不止一次說起過他將要另寫一

部藝術作品，而且情節的進展都已一步步地，明顯地浮出於腦海中。

夫人整天的發着脾氣，說萊甫·尼古拉維基僅僅只是追求榮譽，說他所寫的簡直只是反面的謊話。她還對我說，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是一位老邁昏庸的自我主義者，不愛着任何人，一生一世只不斷地教她受苦。

『他的脾氣可真變得壞呢。走進他的書房時，簡直教人駭怕。爲什麼呢？他向着我要發作的樣子，那種怒意的，逼人的眼色，我簡直不敢看啦。我也非得和從前那樣向他兇些不可；假使我也對他兇起來，那末他倒會怕起我來了。他不是只該怕我一個人嗎？爲什麼呢？因爲我簡直是他的心。不管他幹了什麼，他總瞞不了我；我是能夠把他的話看穿的。大家都說他是瞞了我的。可真不錯呢。你看，他是怎麼地愛闊，愛吃好的；可是背了我在別人面前，倒是多麼自在，吃着天門菜和花甘藍呢！可是，我也但願得這樣。因爲，預備給他吃的，只才樂得隨便一點。』

于是我對夫人說，我說萊甫·尼古拉維基所以要瞞住夫人的緣故，無疑，那是不願意使夫人傷心；爲了夫人，他是做着許許多多不願意做的事。

「你是這末想的嗎？也好。可是他是瞞不過我的呀。能夠說穿他一切本來面目，能夠指出他的偽善來的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嗎？咳，報上的事情頂熱心呢！只掛念着自己的事情是不是登進報裏去呢？不拘向誰，儘管問人家看沒有看報。每天我走進他的屋裏去的時候，總叫我看報：『看呀，這兒，又登着我的事情呢，』這末說。他只是留心着自個兒的消息的。你記得嗎？平時他責備我為什麼要雇用家警的時候，你記得他怎末說嗎？『我們的家裏，雇用起家警來；』報上登出來是有傷體面的，』是這末說的！他只是希望人家登載些他的故事，希望人家給他宣宣傳呢。如今是好久沒有人登他的事情了！才想起要到契爾特考夫那兒走走。就像從前，他不是要出席什麼平和會議，連行裝都預備好了嗎？總之都是爲了要報紙上登載。」

「多末的矛盾呀！你看，他出門時是怎的一付排場。坐着橡皮輪子的半幌馬車，跟了祕書，助手，醫生，僕役……荷車是不會坐的呢……可是，咳，既然做了說教講道的人，坐着荷車不是更合適一些嗎？可是，把他領進小百姓們的貧民窟裏去看看，他三天都耐不了呢！才該乘橡皮輪半幌馬車，不是！」